

南国文学丛书

悠悠鹭江水

林培堂○著

鹭江出版社



南国文学丛书

悠悠鹭江水

〔闽〕新登字08号

南国文学丛书

悠悠鹭江水

林培堂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州市屏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70毫米 1/32 9.25印张 2插页 127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80533—765—9

I·153

定价：6.40元

目 录

我是崇武人·····	(1)
厦门三雕像·····	(7)
悠悠鹭江水·····	(12)
街市的潮汐 (二则) ·····	(18)
蓝图·····	(24)
堆木场情愫·····	(27)
她离不开祖国·····	(31)
浪珠, 在阳光下闪耀·····	(38)
石的遐思 (三章) ·····	(45)
东山风情·····	(48)
泰山随感录·····	(56)
虎丘行·····	(63)
价值·····	(69)
三明人·····	(74)
步云觅迹·····	(80)

福妹.....	(90)
飞.....	(98)
晨.....	(102)
渡.....	(107)
克.....	(113)
丢.....	(117)
刻.....	(122)
摇.....	(125)
信.....	(129)
电.....	(134)
误.....	(137)
海风.....	(145)
逛街.....	(150)
送行.....	(154)
隔墙.....	(159)
画牛.....	(164)
灵感.....	(169)
遗嘱.....	(174)
演员.....	(178)
慰藉.....	(181)
投石.....	(186)

警钟·····	(191)
冷月·····	(195)
断线·····	(197)
斯友·····	(199)
万年青·····	(208)
敲门声·····	(212)
金银花·····	(218)
小品测验·····	(222)
物轻意重·····	(229)
美的瞬间·····	(233)
红灯绿灯开·····	(240)
堂堂男子汉·····	(247)
男子汉的气度·····	(252)
并非食鱼中毒症·····	(257)
审判长儿子的婚事·····	(262)
公共汽车上的党课·····	(267)
凤凰珍珠霜·····	(271)
江局长拔牙记·····	(278)
 我的本份——打杂（代后记）·····	 (290)

我是崇武人

一个城垛接着一个城垛再接着一个城垛，一千三百零四个城垛围就了古城的轮廓；一个春秋连着一个春秋再连着一个春秋，六百个沧桑岁月编写成古城厚厚的一本书。史学家翻开这本书，看到的是目前国内保存得最完整的丁字型结构的古城墙；旅游者翻开这本书，寻找的是奇特的惠女服饰和独异的风情民俗；人们一提起崇武人，自然而然想到那些喝地瓜酒的讨海汉和披花头巾的渔家女。于是，每当有人问起我：“你是哪儿人？”我利索地回答：“我是崇武人！”他们便瞪大眼睛，似信非信地打量着我……然而，我毕竟是地地道道的崇武人。

我出生于离古城墙不到百米的一落大厝里，海涛声和鞭炮声催伴着我来到人世间的第

一声啼哭。只是，我的童年并没印记在“海门深处”的岩礁上，而失落于平坦的洋灰马路上；我的肌肤也没经受海风的拂拭而涂上一层古铜般发亮的人类原始色泽。牙牙学语后，我便随家迁居鹭江畔。积习难改的是那烙在声带上的一口“C”、“Ch”不分的乡音。除此之外，故乡对我只是一个谜，一个梦，一个不愿对人抖开的沉重的包袱……

尽管只有三四小时的车途，回到故乡也只不过那么三四次。第一次是在六十年代，陪着年迈的老祖母回去的。她惦挂着还能走动时再望一眼故乡的热土。一条冗长的黄土公路，两侧是贫瘠的甘薯地，系连着我的摇篮血地。残缺参差的古城堞，挟着鱼腥味的石板街，穿着用龙眼树干熬水染成的和船帆一样颜色的右衽大襟衣的父老兄弟，裹在黄斗笠花头巾下的挂着当当响的银裤链的说话响亮的姑娘婶姆……一切对我都是陌生而新奇的。我被带着走东门串西家，品尝着用鲜鱼和地瓜制成的各种美味食品。冒出了许多我所不相识的远亲近邻，亲昵地呼唤着我的小名，戏谑地数落着我儿时的趣事……这一切令我回到了真正的

家。最震撼人心的是独自站在古城遗迹上，俯瞰傍晚时分沙浪拍击岸礁的壮观；最令人逗趣的是站在街衢巷头，窥看对街砖坪顶十二三岁的娃娃“相亲”的场面……啊，故乡终究在我印象的白纸上抹上一层凝重而浪漫的色彩。然而，那毕竟是肤浅的、表面的。

以后虽然又回到故乡两三次，或是出差路过，或是陪客浏览，总嫌行色匆匆。即是如此，每回一次，也增加一分感性认识。当地的文学亲友带着我逡巡在古城墙上，遥望着溟溟茫茫的外海，自豪地谈起故乡悠长而光荣的历史，谈起伟大的先辈和迷离的传说，谈起讨海汉搏击风浪的壮举和与海峡对岸的血缘关系……此时此刻，我不禁默默念叨着：“我是崇武人！我是崇武人！”

如果说，自豪感只能撼动一时，那么，另一幅苍劲的画景，却永铭我记忆。当我们步下古城楼，沿城围蹒跚漫行，在离著名的“照墙”不远的南门城墙下，坐着一位老渔民，他身穿一件补补缀缀的和历经大台风后的船帆同样赭红同样破旧的襟衣，额顶上罗织着横横竖竖的和讨海捕鱼的网绉同样密麻同样交错的皱

纹；他的粗壮而笨拙的双手正吃力地削制着织网用的竹梭，浑浊而深沉的双目却阴沉地凝望着不远处神迷莫测的海天……他在回顾着什么？还是在追寻着什么？思索着什么？我的心猛地一缩，一种沉重的压抑感压在我心头的天秤上，方才的自豪感便显得有点轻飘——是啊，古城，古城，当你不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而迈着重武人的脚步，从记载光荣历史的古城墙走下拥挤而脏乱的山关尾，或者穿行于狭仄而无规矩的街衢小巷；当你不是好奇而是关切地走进香火缭绕的关帝庙，听听那些善良而愚昧的渔婆村妇的虔诚祈祷，看看供桌上苍蝇飞舞的糕饼鱼肉、香炉里纸灰飞扬的残香烛蒂，你又有何感受呢？在航标塔下的一座幽雅洁净的尼姑庵里，我们遇见了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尼姑。这样的年龄，城里的小孩该是“咿咿呀呀”开始学英语的时候，而她们，却要终日“呢呢喃喃”诵念着那些莫名其妙的经文。啊，故乡，古城箍围下的故乡，古老的文化和封建的残余在这里兼存并蓄。祖祖辈辈，人们恪守传统，认命安份，讨赚盖厝，娶妻续后，如此世代衍传，有如潮汐奔波不息……

如今，古城墙业已得到修复，新的花岗岩垒在旧的根基上，雄伟壮观，永镇海疆。然而，城壁也明显地留下了隔代的痕迹，有待于海风涂上岁月的涂料，新旧才能浑为一体。生活也是这样，人们用新的时尚去填补残缺风化的旧传统，开始时总是那样不和谐，那样碍眼。新生活与旧传统的隔层，在古城崇武尤为突出：大街上，犹戴斗笠半遮面的装饰和“爱花牌”的胸罩并行不悖；房间里，贴金镂花的古眠床并不妨害流行歌曲的蹦响；老年人还在品茶喝烧酒，年轻人却纵情饮可乐灌青啤；即使是送葬的队伍，既有轻拈慢拨的南曲古乐，也要向死者灌输点西洋“迪斯科”……该摒弃的在时代的劲风吹拂下崩落风化了，新填补的还有待岁月的冲洗，以和谐自然地沉积在人们的生活里。啊，古城六百年的历史固然值得骄傲，戴着黄斗笠披着花头巾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追赶时代的惠女更能体现新一代崇武人的形象！让古老的文明偕古城墙共存；让新世纪的海风穿透因袭的旧城墙，唤醒古城人民新的生活；让每一个崇武人都能站在祖先留下的城墙上，向未来自豪地宣称——“我是崇武”

人”！

——写于崇武古城建城六百
周年之际

厦门三雕像

提到厦门，人们自然而然谈起鼓浪屿、集美、厦大校园——是啊，人常说不到厦门，就不算到过福建；而不到鼓浪屿、集美、厦大校园，又哪能称得上到过厦门呢！

鼓浪屿、集美、厦大校园以其旖丽风光，吸引了千千万万的国内外游客。以往，当我们带着外地客人，到这几处风景胜地游览参观时，我们总不免用一种颇为自豪的口吻，向客人们介绍道：

——你知道吗？鼓浪屿，是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的“摇篮血地”！

——你知道吗？集美，是华侨旗帜陈嘉庚老先生的“桑梓之地”！

——你知道吗？鲁迅先生曾在厦大校园执教数月，留下丰富的著作和思想转化的深刻镌

痕……

哦，知道！知道！鲁迅、陈嘉庚、林巧稚，谁不知道他们是举世知名的人物呢！厦门毓秀山川，人杰地灵，孕育了多少英雄儿女；而他们三位，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厦门人民无不以此引为骄傲，将他们的英名浓墨重彩地写进厦门的史册里。

今天，当我们陪同外地客人来到鼓浪屿，来到集美，来到厦大校园时，我们已不必费舌向客人介绍了——你瞧，三位伟人的雕像，隔着厦集海峡、厦鼓海峡，座落在他们各自的出生地和故居前了！

啊，鲁迅——陈嘉庚——林巧稚，他们的生活道路各不相同，他们的生命列车也未曾有过“交叉口”。可是，当我们从鼓浪屿毓园来到集美归来堂前，又来到厦大鲁迅广场，我们依次在林巧稚大夫座像前，在陈嘉庚先生铜像前，在鲁迅先生雕像前，恭敬地捧上一束鲜花，献出一缕衷情；此刻，我们神思飞越，联想翩翩，一条无形的线索，将三位先人的伟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发现，在我们生命的旅途上，他们不正是一个个紧密衔接着的站

点吗？

林巧稚大夫睡在繁花似锦的鼓浪屿毓园里。这儿的氛围清雅、娴静，并不亚于神圣的产房。娓娓的天风海涛声，摇晃着美丽的琴岛，仿佛在为摇篮里的婴孩唱着无休无止的催眠曲。林巧稚大夫真是舒心极了，她颌着母爱的微笑，嘴里仿佛还在念叨着自己终身的意愿：“愿天下的妈妈高兴平安，让所有的孩子聪明健康！”啊，林巧稚大夫用殷切的双手，为刚踏进人世的新生命铺设了人生起点站的铁轨，在她的怀抱里，多少新生的婴孩鸣起生命启动的第一声长笛，开始了漫长的人生旅途。

陈嘉庚先生伫立在海风轻拂的集美归来堂前。红砖绿瓦的高楼黉舍拱围着他老人家，时而从校园里传来上课的钟声或铃声，从课堂上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从操场上传来喧闹的嘻笑声……啊，“春风吹和煦，桃李尽成行”，老校主一生历尽风霜，倾耗心血和资财，希冀在于斯！如今，他叶落归根，安息在故园的热土上。他看到了新一代健儿“英才乐育，蔚为国光”，他能不感到欣慰吗？从摇篮到校园，

从养人到育人，林巧稚大夫把聪明健康的孩子交到陈嘉庚先生手上，老校主负起更加艰辛的重责，他要把未谙世事的血肉之躯培育成人，他是我们人生第二个站点的“老站长”。多少人在这人生小站里加添了知识的煤块，积蓄着“诚毅”的热量，拓开了生命的引闸，坦坦荡荡地驰上人生的征途。

鲁迅先生虽只是厦门岛上的过客，厦门却因鲁迅的驻足大为增色。在鲁迅先生一生的旅途上，厦门称得上重要的一站。从荒凉而寂静的旧厦大校园里，鲁迅先生看到了“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为了“更向旧社会进攻”，他“时时解剖自己”，做好战斗准备。一百多个不眠的朝夕，他伏案奋笔疾书，给后人留下“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顽强战斗精神。至今，他仍驻足于厦大校园的鲁迅广场上，教诲着一代新人如何改革旧时代，建设新生活……

啊，养人——育人——教人，三位先贤一站接一站地把一代代新人送出生命的站点，引向正确的人生之道。

当我们流连于三座雕像之前，看到幼儿园

的小朋友向林巧稚奶奶献上一束小花，看到天真的中学生们在陈嘉庚老校主前合影留念，看到年轻的大学生们在鲁迅雕像前设计着未来……此刻，我的心里突然萌起一个念头：谁能持有林巧稚亲手签署的出生证，并在陈老先生创办的集美校园里上过学，在厦门大学聆听过鲁迅先生的讲课，那他该是最有幸的厦门人了！同时享有这三种荣尚的人大概不容易找到；然而，却又比比皆是——只要你到三座雕像前去找，只要你到方兴未艾的厦门特区的建设者行列中去找……